

从分离到共生：数智时代“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的哲学审思

闫彩虹

淮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淮安

收稿日期：2026年7月2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7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8日

摘 要

数智技术以存在论变革的力量深刻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结构、主体关系与育人逻辑，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由传统时空割裂、主体疏离、知行脱节的分离范式，转向虚实互嵌、主体协同、知行合一的共生范式，构成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核心议题。以“分离-共生”为分析主线，依托技术哲学、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剖析“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的内在哲学逻辑；以江苏省为实证样本，梳理数智赋能下“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的三类实践形态，从存在论、价值论、实践论三个层面剖析技术异化、人文缺失、机制梗阻等深层困境。坚持以哲学规制引领技术应用，提出理念校准、主体重塑、场域贯通、机制保障一体化的共生建构路径，为数智时代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数智时代，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哲学审思

From Separation to Symbiosis: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ini-Classrooms” and “Societal Grand Classroom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Caihong Yan

School of Marxism, Huai'an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文章引用：闫彩虹. 从分离到共生：数智时代“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的哲学审思[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8): 391-400. DOI: 10.12677/ass.2026.158672

Abstract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with their transformative ontological power, profoundly reshape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subject relationships, and educational logic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y drive a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characterized by spatial-temporal fragmentation, alienation among subjects,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toward a symbiotic model featuring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physical realms, collaborative agency, an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is transformation constitutes a central issue in building the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in the new era. T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eparation to symbiosis” as the analytical thread, and drawing on technology philosoph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Marxist theory of practi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ical logic behi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classroom” and the “large societal classroom”. Us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mpirical case, it identifies three practical models of integration under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and analyzes deep-seated challenges—including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humanistic deficiency, and systemic bottlenecks—from ontological, value-based,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Upholding philosophical guidance over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an integrated pathway for symbiotic construction involving conceptual realignment, reconfiguration of agents, seamless field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offer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ini-Classroom, Society as a Grand Classroom,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新一代技术形态不再局限于工具层面的辅助功能，而是以一种基础性、结构性、存在性的力量，深度介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认知思维结构与价值观念体系，推动整个社会形态与教育形态发生整体性变革。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承担着价值引领、信念塑造、精神培育与人格养成的核心使命，在数智技术的全面渗透下，正经历一场由内而外的范式转型：教育场域从物理封闭转向虚实共生，教育主体从单向主导转向多元协同，教育方式从理论灌输转向沉浸体验，教育目标从单一知识传递转向综合价值塑造。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以下简称“双课堂”）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两者实现融合发展的前提性条件。目前学界对“双课堂”内在逻辑关系研究较为成熟，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从课程属性角度论证两者融合的可能性。林幼芬(2023)认为思政小课堂重在理论铸魂，虽“小”但能为社会大课堂提供理论支撑；社会大课堂重在实践育人，因其“大”能为思政小课堂提供实践平台，实现知行合一，培根铸魂[1]。王瑞兰(2023)认为思政小课堂侧重理论学习，社会大课堂更侧重实践学习[2]。二是从大小特点角度论证两者融合的可能性。吴增礼、李亚芹(2022)指出“‘社会课堂’之‘大’，既可直接归因于‘课堂’

所处的广阔社会环境，又来自于‘思政小课堂’的横向比较”[3]。杜萍、丁晓宇(2025)认为思政小课堂中的“小”，是时空边界小、内容载体小、问题维度小、主体角色小；社会大课堂中的“大”，是时空维度之大、教育主体之大、教学内容之大[4]。三是从融合潜力论证两者融合的必然性。齐红阳(2025)认为两者协同效应在于通过课程内容的延伸与实践环节的增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不仅提升教学效果，还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新路径[5]。卢益飞(2025)认为有利于精准把握课堂特征，实现教学优势互补；有利于拓展教学融合路径，构建多元融合体系[6]。但学界鲜有从哲学角度对“双课堂”融合发展的深度剖析，这也是本文的研究起点。

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打破“双课堂”分离格局、构建协同共育人新形态提供了技术可能与现实路径。但技术赋能并非天然具有正向价值，数字鸿沟、算法茧房、虚拟异化、数据霸权、技术至上主义等风险相伴而生，若缺乏哲学层面的审视、规制与引领，极易导致思政教育偏离育人本真[7]。基于此，本文聚焦数智语境下“双课堂”的转型变革，探究其从割裂走向融合的内在规律。所谓“分离”是传统思政教育中“双课堂”在物理空间、育人主体、知行关系上相互割裂的运行状态；“共生”则是数智技术赋能下“双课堂”实现场域互通、主体协同、知行循环的新型育人范式。二者并非简单形式变化，而是思政教育育人逻辑的根本性转型，这也是本文开展哲学审思的核心切入点。江苏省作为全国教育高地、数字经济示范区与红色文化富集省份，数智思政探索起步早、实践全、代表性强，因此，以江苏为典型实证样本，开展数智时代如何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从分离走向共生，如何以哲学思维平衡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如何构建稳定长效的融合机制，成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核心命题。

2. 数智时代“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的哲学根基

数智时代“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由分离走向共生，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技术接入或资源整合，而是一场涉及存在形态、价值关系、实践逻辑的深层变革，是存在论变革、价值论校准、实践论升华的有机统一。技术哲学、教育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共同构筑起“双课堂”融合发展的理论根基，也为化解融合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提供了思想指引。

2.1. 存在论依据：从空间割裂到虚实共生

传统思政教育以物理空间为刚性边界，“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呈现时空分离、形态对立、运行割裂的存在格局。“思政小课堂”依托固定教室展开，以理论文本、课堂讲授、教材体系为核心载体，具有规范性、系统性、理论性特征，主要解决“知”的问题；“社会大课堂”依托现实社会场景展开，以实践体验、生活感悟、现实问题为基本素材，具有开放性、实践性、生活化特征，主要解决“行”的问题。两者在物理空间上相互区隔、在运行节奏上难以同步、在内容衔接上缺乏贯通，形成“课堂归课堂、社会归社会”的二元分立状态。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分离，直接导致理论讲授悬空化、实践体验碎片化、价值引领表层化，难以形成协同高效的育人合力。因此，思政课堂脱离社会课堂，理论教育就容易流于空洞和僵化；社会课堂缺乏思政课堂的理论指引，社会实践也可能流于形式或迷失方向[8]。

数智技术从存在论层面打破物理空间的绝对界限，重构思政教育的存在形态与场域结构，推动“双课堂”由空间割裂走向虚实共生。2024年以来，省教育厅组织相关高校依托“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一体化示范课程开发。聚焦江苏省优质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由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牵头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共同确定四个系列课程开发的主题[9]，使学生在教室即可获得沉浸式、在场式实践体验；大数据、算法推荐、智能匹配技术能够将小课堂的理论知识点、价值引领点精准推送、有效对接至社会大课堂的具体实践场景中，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的双向贯通、实时联动。数智技术消解了物理空间对教育活动的刚性约束，构建起线上线下贯通、

校内校外联动、虚拟现实结合的教育新场域。“双课堂”由此从两个相互独立、彼此分离的场域，转变为一个有机统一、深度互嵌的共生生态，完成存在论意义上的范式转换。

从技术哲学视角看，数智技术始终面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工具理性追求效率优先、标准统一、可控可测，强调技术应用的便捷性、精准性与规模化；价值理性坚守育人本质、人文关怀、信仰引领与精神成长，强调教育活动的目的性、价值性与人文性。数智技术赋能“双课堂”融合发展，必须坚持价值理性优先、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的根本原则，警惕技术异化、工具僭越、数据霸权等风险，防止技术异化为支配教育、压制主体性的异己力量，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双课堂”共生的本质，正是在数智场域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的有机融合。

2.2. 价值论依据：从主体疏离到间性共生

传统思政教育以教师单向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要形态，师生之间、校社之间、生生之间呈现主体疏离、单向主导、地位不对等的关系结构。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理论传授者与价值主导者，占据教育活动的中心位置；学生作为知识接收者、被动受教育者，处于相对边缘、被动服从的位置；社会主体如行业导师、模范人物、实践骨干等难以有效介入教育过程，校社之间缺乏稳定协同机制。主体间性的长期缺失，使得理论传授与实践感悟难以形成有效共鸣，价值引领难以真正触及学生思想深处，教育活动的意义生成与精神塑造功能被弱化。

数智技术从价值论层面重构教育主体关系，打破单向主导的传统格局，推动教育从单向灌输走向多元共生、意义共建与价值共创。在数智融合场景中，教师的角色从单一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资源整合者、对话陪伴者与价值对话者；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究者、实践参与者、意义建构者与价值创造者；企业导师、红色讲解员、社区工作者、先进模范、行业专家等社会主体通过数字平台常态化、制度化参与育人过程，形成多方参与、多元协同的育人主体格局。

教育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表明，教育并非知识的单向传递与简单灌输，而是主体之间通过平等对话、互动交流、协作探究、精神共鸣实现意义生成与价值认同的过程^[10]。“双课堂”从分离走向共生，集中体现为三重主体间性形态：一是师生共生，教师与学生在数字平台上实现实时互动、双向反馈、精准对话，形成民主平等、教学相长的导学关系；二是生生共生，学生以数字小组、协同项目、实践共同体为载体开展合作探究、共同成长，强化集体意识与协作精神；三是校社共生，学校与社会主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把社会大课堂的鲜活经验转化为思政小课堂的优质教学资源。三重主体共生形态相辅相成，回归教育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思政领域的具体践行。

2.3. 实践论依据：从知行脱节到知行共生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与检验标准，人的认识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规律，这一规律构成“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必须深度融合、不可分离的根本哲学依据。传统“双课堂”因物理时空壁垒、资源整合不足、衔接机制不畅，长期存在理论不入实践、实践不升理论的知行脱节问题：小课堂的理论体系难以有效对接现实问题、指导具体实践；大课堂的实践体验难以系统提炼、上升为理论认知，知行循环难以形成，教育效果难以持续深化。

数智技术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转化提供了高效载体、可靠支撑与顺畅路径，推动“双课堂”从知行脱节走向知行共生。其一，数智技术推动理论具象化，将共同富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人民至上、乡村振兴等抽象理论话语，转化为江苏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可视化实践案例，降低理解门槛，使抽象理论可感、可触、可理解、可践行；其二，数智技术推动实践理论化，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的

调研报告、实践视频、创新方案、服务日志等成果，经由数字平台归集、梳理、提炼、反思，在教师引导下上升为理论思考、价值判断与思想觉悟，实现实践经验向理论认知的有效升华；其三，数智技术推动认知个性化，智能算法基于学生学习数据、实践表现、思想动态生成精准画像，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分层化实践任务与针对性指导方案，实现因材施教、精准育人、个性化成长。总之，“双课堂”从分离到共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在数智时代的具体展开与现实表达，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在数智赋能下实现协同共生、辩证统一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思政教育回归实践品格、增强现实针对性与时代感染力的内在要求。

3. 数智技术赋能“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

基于上述哲学逻辑，国内多地开展数智技术赋能“双课堂”融合的探索。作为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与红色文化资源富集区，江苏省在数智技术赋能思政教育方面具备基础雄厚、资源丰富、改革先行的综合优势，在数智技术推动“双课堂”从分离走向共生的现实进程中，形成了数据互联打破资源壁垒、智能交互重构主体关系、沉浸体验深化价值认同三类成熟实践形态，为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现实样本。

3.1. 数据互联：打破资源壁垒，构建共生枢纽

数智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以数据流通打破资源分散、条块分割的格局，实现分散资源的系统整合、智能匹配与高效配置。江苏省牵头搭建省级思政教育大数据中心，整合思政小课堂的理论资源与社会大课堂的实践资源，构建起“双课堂”共生的数据枢纽与资源中台^[11]。苏州城市学院“融城思政”体系下《数智解码苏州基层治理》课程是数据互联赋能“双课堂”融合的典型样本，课程依托省级思政教育大数据中台，借助智能匹配系统实现课程理论知识点与苏州基层治理实景资源精准对接，相关建设实践入选 2025 年度江苏省教育宣传优秀案例。平台一方面整合全省高校、中小学优质思政课件、名师课程、理论讲义等课堂资源；另一方面系统性采集红色教育基地、科创企业、乡村示范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社会实践资源，实现两类资源统一入库、标准化管理。

借助算法模型与智能匹配系统，平台可实现理论知识点、教学主题与实践案例、现场资源的精准对接、动态推送，使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无缝衔接、同频共振。如讲授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时，系统自动推送苏南科创企业、南京科研平台的发展案例；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同步关联省内红色场馆的数字化资源。同时，建立资源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将区域高质量发展成果、时代楷模事迹、社会热点议题、重大发展战略转化为鲜活教学资源，确保“双课堂”内容与时代同步、与实践同频、与学生思想同行。该模式从根源上打破资源碎片化问题，让分散的育人资源形成合力。

3.2. 智能交互：重构主体关系，激活共生动能

智能交互技术推动育人主体从单向主导走向多元协同，为“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共生注入内在活力。江苏省各地院校广泛运用线上协作平台、AI 答疑系统、虚拟仿真工具、实时互动终端共同构建起师生、生生、校社多维互动、全程贯通的育人格局。“思政教师 + 社会导师”同步授课、协同教学模式得到广泛应用，思政教师负责理论体系阐释、价值方向引领，企业导师、红色讲解员、社区骨干、先进模范通过线上连线、远程介入、同步点评等方式分享实践经验、解答现实困惑，实现理论引领与实践解惑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部分地市院校落地“思政 AI 导师”系统，该系统基于学生学习数据、课堂表现、实践参与、思想反馈等多维度信息，精准定位认知短板、知识盲区与实践弱项，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分层实践项目与针

对性指导方案,实现精准补弱、因材施教、个性化育人。常州、盐城、淮安等地中小学与高校批量开发AR红色地图、VR实景课堂,借助虚拟技术复刻红色遗址、生态湿地等场景,让学生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沉浸式实践体验。智能交互模式彻底改变了单一授课模式,充分激活了“全体育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虚拟仿真实践场景突破时空限制、降低实践成本、扩大参与范围,让学生在课堂即可“亲历”社会大课堂的真实情境,显著提升实践参与的广度、深度与便捷度。

3.3. 沉浸体验:深化价值认同,实现知行共生

数智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场景化特征,为价值认同从认知走向情感、从认同走向践行提供了顺畅通路与体验载体。依托地方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特色资源,江苏打造系列沉浸式思政项目,打通“认知-情感-认同-践行”的价值转化链条。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打造的“红色淮安”虚拟交互场域是虚实融合研学的代表性实践,该项目获评教育部革命文物主题“大思政课”数字传播类精品资源,统筹市域革命文物资源搭建一体化虚拟教学模块,借助VR技术复刻本地革命历史场景,构建覆盖红色研学、志愿实践的全时空沉浸式教学体系,实现校内课堂与红色实践阵地无缝联动。

在红色文化领域,江苏省内百余家红色阵地,包含雨花台烈士陵园、新四军纪念馆等知名场馆,全域布局开发红色研学项目,学生通过VR/AR还原历史场景、再现英雄事迹、重温革命岁月,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乡村振兴领域,搭建数字乡村实践平台,学生能够远程参与乡村产业观察、发展方案设计、志愿服务实践,部分优秀方案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知行共生,如泰州高校学生设计的乡村电商方案落地兴化乡村,有效带动农产品增收;科技创新沉浸式感悟让学生走进科研一线、科创平台与企业车间,在观察科研流程、参与技术讨论、感受创新精神中强化责任担当与报国信念。沉浸体验有效打通了从认知到情感、从认同到践行的价值转化链条,显著提升“双课堂”融合的育人实效与价值引领力。

4. 实践进程中“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江苏的数智思政实践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从哲学视角审视,“双课堂”从分离走向共生仍面临存在论异化、价值论失衡、实践论梗阻三大深层困境,本质是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局部探索与系统协同的矛盾集中显现,若不加以破解,将制约“双课堂”融合发展走向纵深与长效。

4.1. 存在论困境:技术异化导致共生偏离本真

技术异化是当前“双课堂”融合发展最核心、最根本的存在论困境,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将技术手段异化为教育目的,背离立德树人根本目标。我们可依托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与海德格尔技术座架(Ge-stell)批判理论来拆解技术异化的本质。从马克思异化理论视角看,原本作为育人工具的数智技术,已发生四重异化:第一,人与手段的异化,技术从辅助育人的工具,转变为课堂评价、教学开展的硬性前置门槛,技术形式成为衡量教学优劣的首要标准;第二,人与实践成果的异化,育人成效简化为打卡时长、答题分数等数字化产物,学生真实的思想成长、价值感悟被量化数据遮蔽;第三,人与人的主体异化,师生、校社间真实面对面对话被线上标准化交互替代,主体间真实精神交往被数字流程割裂;第四,人与自身发展的异化,教育最终目标是人的完整发展,而技术量化评价倒逼学生迎合数据指标,而非自主完成思想反思与实践成长。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座架”理论来看,数智技术以“订造、摆置”的方式重构教育场域,课堂、实践场景、学生全部被转化为可采集、可量化、可推送的数据资源,教育活动被统一纳入算法管控框架。技术形成一种隐性支配力量,规定教师如何教学、学生如何实践、实践资源如何分配,教育自身的育人逻辑被技术逻辑裹挟,最终出现“技术主导教育、手段支配目的”

的本末倒置，形成“形式花哨、思想空洞”的伪共生现象[12]。上述异化本质是技术存在对教育存在的僭越，当数字量化、虚拟场景成为教育追求的核心目标，“双课堂”融合便脱离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本源，落入浅层共生的发展误区。

4.2. 价值论困境：人文缺失导致共生温度不足

人文精神缺失加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导致“双课堂”价值引领功能被弱化、被虚化。当前江苏不少数字思政资源多以政策文本、数据报告、理论条文、任务清单为主，缺少人物故事、实践感悟、情感共鸣、价值对话等感性素材与人文内容；AI 答疑与平台互动侧重知识掌握、任务完成与效率提升，忽视学生思想困惑、价值迷茫、精神需求与成长焦虑，难以实现走心入脑的价值引领。数智空间的开放性使各类社会思潮借助算法精准推送、隐形渗透，片面观点对课堂建立的价值体系形成冲击，在缺乏有效价值引导与思想辨析的情况下，易导致学生价值认知混乱、主流认同弱化、立场不够坚定。加之城乡、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明显，苏北农村学校设备、网络、师资相对薄弱，难以平等享受优质数智思政资源，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教育差距，有违教育公平与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人文缺失的核心，是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挤压下不断弱化，违背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价值本源。

4.3. 实践论困境：机制梗阻导致共生难以长效

从系统论与实践论视角看，统筹机制、师资机制、保障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使“双课堂”融合停留在局部探索、短期试点、零散活动层面，难以实现全域、长效、高质量、制度化共生[13]。统筹机制缺失导致各级平台数据不互通、标准不统一、资源不共享，高校、红色基地、企业、社区之间资源开放不足、协同不够，重复建设、信息孤岛、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师资机制薄弱导致思政教师普遍缺乏“思政理论+数智技术+哲学融合”三位一体的系统化培训，现有培训重技术操作、轻教学设计、轻价值引领、轻哲学思维，能够熟练设计、组织、实施“双课堂”深度融合教学方案的教师比例偏低，成为制约共生质量与融合水平的关键瓶颈。保障机制不全体现为评价体系仍以传统理论考试、实践报告为主，难以体现数智赋能成效与价值生成过程；资金投入过度依赖财政，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渠道不畅；数据安全、内容审核、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教师数字思政教学成果未有效纳入绩效考核、职称评定与评优评先，内生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总之，机制梗阻使“双课堂”融合难以从技术驱动转向制度保障，从零散实践转向系统共生，从短期活动转向长效育人。

5. 哲学引领下数智赋能“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的共生建构路径

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真正实现全域共生、长效共生、高质量共生、制度化共生，必须以哲学为引领，坚持以人为本、辩证统一、系统观念、价值优先，构建“理念共生、主体共生、场域共生、机制共生”四位一体、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共生建构路径，以哲学思维破解现实困境、校准发展方向、夯实制度根基。

5.1. 理念共生：以哲学校准方向，坚守育人本真

理念共生是“双课堂”实现真正共生、深度共生的前提与灵魂，核心是以价值理性引领工具理性，以教育逻辑统摄技术逻辑，回归育人本真、坚守价值立场、防范技术异化。

第一，坚持价值优先、技术为用，明确技术的工具定位。必须始终清醒认识到数智技术是服务于思政教育、服务于学生成长、服务于立德树人的工具手段，而非教育活动的目的本身。在“双课堂”融合发展过程中，要坚决摒弃技术至上、形式主义、表面热闹的错误倾向，将理论深度、思想力度、价值引领、

人文关怀置于融合工作的核心位置,把技术应用是否有利于价值引领、是否有利于思想提升、是否有利于精神成长作为根本判断标准。要推动技术应用与内容深度、理论阐释、价值辨析深度结合,避免技术包装掩盖思想空洞,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内容、服务于价值、服务于学生全面发展。

第二,坚持虚实平衡、以实为本,规范技术应用边界。虚拟体验是现实实践的重要补充,但绝不能替代现实实践。要科学界定虚拟场景与实地研学、线上互动与社会参与的功能定位,建立“虚拟实践+实地研学+深度反思”三位一体的强制闭环机制。学生在完成虚拟场景体验后,必须配套开展实地走访、访谈调研、志愿服务、社区实践、红色基地参观等真实实践活动,并撰写思想报告、开展交流研讨、进行价值反思,防止虚拟体验替代真实实践、线上互动弱化社会责任,确保价值认同建立在真实体验、现实感悟与实践参与的坚实基础之上。

第三,坚持素养导向、多元评价,破除唯数据论误区。要构建以思政素养为核心、涵盖理论素养、实践能力、价值认同、行为表现、社会责任的四维综合评价体系,将课堂讨论、论文写作、调研报告、实践表现、志愿服务、思想感悟、日常行为等全面纳入评价过程,推行“思政素养成长档案”,实现量化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统一、数据监测与人文考察相补充。数智技术可以为那些需要定期评估、衡量和改进教学效果的教师提供支持,从而为他们的持续改进提供明确的证据和行动方向,这一功能不再是一次性的输出,而是一个逐步搭建、不断优化的动态过程[14]。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以数据指标简单替代价值判断、以效率标准替代育人标准,让评价回归教育本质、回归成长规律、回归价值引领。

5.2. 主体共生：以间性重塑关系，实现协同育人

主体共生是“双课堂”共生的核心与关键,关键是回归主体间性,打破单向主导、主体疏离格局,构建多元参与、平等互动、协同育人的共同体。

一是推动师生共生,构建民主平等导学关系。教师要主动转变角色,从知识权威、讲授主导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对话陪伴者、价值对话者与成长支持者,借助数字平台实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学习困惑与实践感受,开展精准化、个性化、人文性指导。学生要强化主体意识,主动参与探究、提问、互动、创造与反思,形成主动学习、自主实践、自我教育的良好习惯。师生之间通过实时互动、双向反馈、平等对话,实现教学相长、共生共长。

二是推动生生共生,强化协作探究共同成长。以数字小组、协同项目、实践共同体、线上研讨社群为载体,组织学生围绕红色文化、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等主题开展合作调研、方案设计、成果展示、互评互鉴,让学生在交流协作、思想碰撞、互帮互助中深化认知、提升能力、塑造品格。生生共生能够有效弥补单向教育的不足,强化集体主义精神与团队协作意识,提升育人的覆盖面与感染力。

三是推动校社共生,整合多方力量协同育人。建立学校与红色基地、科创企业、乡村社区、行业单位常态化协同育人机制,吸纳思政教师、技术专家、企业导师、时代楷模、红色讲解员、社区工作者、先进典型共同参与教学设计、课堂讲授、实践指导与评价反馈,把社会大课堂的鲜活素材、真实案例、实践经验、精神力量转化为“思政小课堂”的优质教学资源,实现校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向发力。

5.3. 场域共生：以数智贯通空间，打造全域生态

场域共生是“双课堂”共生的载体与依托,重点是以数智技术打通空间壁垒、整合地域资源、推进普惠公平,构建全域贯通、虚实结合、特色鲜明、公平普惠的育人场域。在数智时代,思政教育内容要想实现与时俱进,就需要借助数字媒体平台和数字技术,科学整合、快速切换、无缝衔接,以实现思政知识的“可见、可听、可触、可感”[15]。

一是推动红色资源数字活化，强化精神引领。依托省内红色文化资源，设立专项基金，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运用 VR/AR、数字孪生、互动影像等技术开发有故事、有精神、有温度、有思想的沉浸式数字产品，将革命历史、英雄事迹、精神谱系转化为可体验、可探究、可反思的教育场景，让革命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代代相传。

二是推动发展成果场景化融入，增强现实说服力。将区域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基层治理等鲜活发展实践转化为思政实践场景，用身边成就、现实案例、发展变化诠释新时代的创新理论，让学生在感受时代发展、国家进步、区域变迁中增强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

三是推进资源普惠与教育公平，缩小数字鸿沟。加大对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偏远地区硬件设备、网络条件、数字资源的投入力度，建立城乡结对、校际互助、区域协同的资源共享机制，推动优质数智思政资源跨区域、跨校际、跨城乡免费开放、均衡供给，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平等享受数智赋能带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彰显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

5.4. 机制共生：以系统观念保障长效，夯实制度根基

机制共生是“双课堂”共生的制度保障与长效支撑，核心是以系统思维搭建权责清晰、流程闭环的跨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打通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产业实践载体、历史实践场馆之间的协作壁垒，推动课堂融合由阶段性试点活动转向制度化、常态化、可持续的育人生态。

教育主管部门履行顶层统筹职能，统一制定数字育人平台规范、实践资源入库标准与专项扶持政策，搭建区域一体化思政资源中台，建立季度多方会商机制，统筹调配各类实践资源，破解数据孤岛、资源重复建设、校社对接不畅等问题，并设立专项经费支持数字资源开发与协同育人试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教学实施主体，依托中台匹配适配课程的实践素材，统筹线上虚拟学习与线下实地研学，归集学生实践成果与思想反馈，持续反馈资源适配短板。科创企业、乡村示范点开放实践场地，选派基层骨干担任校外导师，上传产业数字化教学素材并承接学生实践方案落地；各类历史纪念场馆完成历史场景数字资源入库，常态化开放线下研学场地，配合高校开展线上线下联动教学。四方主体遵循资源入库、教学匹配、双线实践、成果归集、会商优化、年度激励的闭环流程运转，依托专职联络人、全域资源免费共享、实践成果落地转化等刚性制度，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校地协同模式。

长效共生还需配套完善师资、经费、风控与激励保障链条。师资培育方面，开展分层数字素养培训，兼顾平台操作、融合教学设计与价值引导，推行思政教师与技术、校外实践导师联合教研，打造复合型育人队伍。经费保障层面，构建财政、企业、社会多元投入渠道，保障数字场景开发与线下实践活动落地；同步建立内容审核、学生数据隐私保护与风险防控机制，规范资源发布与学生思想材料调取权限。考核激励层面，调整教师评价导向，将“双课堂”融合教学创新、协同育人成效纳入绩效考核、职称评审与评优指标，对表现突出的个人与合作单位予以政策倾斜，充分激发各方参与融合育人的内生动力，以完整制度体系为“双课堂”深度共生提供稳定长效运行保障。

6. 结语与展望

数智时代“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从分离走向共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存在形态、主体关系、育人逻辑层面的深刻范式革命，其本质是在技术哲学、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共同引领下，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论与实践、人与技术、教育与社会辩证统一、协同共进。以江苏为典型样本的先行实践表明，数智技术能够有效打破“双课堂”分离格局，推动资源互通、主体协同、知行合一，显著提升思政教育的时代感、吸引力与实效性。但实践进程中仍面临技术异化、人文缺失、机制不畅、协同不足、公平短板等哲学层面与制度层面的深层困境，需要以系统性思维、哲学性审视、制度化

建构持续加以破解。

未来,数智赋能“双课堂”融合将在三个方向持续深化拓展:一是红色文化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打造更具精神穿透力、价值引领力与时代感染力的数智思政品牌;二是人工智能与思政评价深度融合,构建更具人文性、精准性、全面性、发展性的思政素养综合评价体系;三是区域协同与资源共享深度融合,形成跨区域联动、一体化推进、普惠化供给的大思政育人新格局。数智时代的思政教育,唯有以哲学为魂、以价值为纲、以技术为翼、以实践为根,坚持以人为本、价值引领、系统协同、守正创新,推动“双课堂”真正从分离走向共生、从浅层融合走向深度共生、从零散探索走向长效育人,不断提升立德树人实效,培养出信仰坚定、理论扎实、实践过硬、担当有为的新时代青年,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思想支撑、精神动力与人才保障。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5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数智技术赋能‘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发展研究”(C/2025/01/93)、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成功案例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策略研究”(25SZB-02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林幼芬.“大小”联动,协同育人——论高中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J].思想政治课教学,2023(5): 27-30.
- [2] 王瑞兰.高职院校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研究[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3,28(S1): 45-47, 69.
- [3] 吴增礼,李亚芹.“大思政课”视域下“社会大课堂”的多维阐释[J].思想理论教育,2022(12): 73-78.
- [4] 杜萍,丁晓宇.推动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J].政工学刊,2025(6): 75-77.
- [5] 齐红阳.高职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的路径与策略[J].社会与公益,2025(6): 290-299.
- [6] 卢益飞.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视域下的微项目教学探索[J].华夏教师,2025(12): 63-65.
- [7] 李伟,王乐乐.数智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突出优势、潜在风险与实践进路[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5,5(3): 91-99, 108.
- [8] 冯颜利.加快促进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J].人民论坛,2025(21): 68-71.
- [9] 程晓琳,葛灵丹,杨频萍.馆校联手,打造移动的思政“金课”[N].新华日报,2025-02-27(002).
- [10] 韩喜平,郭丽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的逻辑理路[J].思想理论教育,2025(6): 74-79.
- [11] 2024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tj.jiangsu.gov.cn/art/2025/3/15/art_85275_11514127.html, 2025-06-20.
- [12] 王易,朱惠羽.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论析[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3): 29-38.
- [13] 蔡文成.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 68-78.
- [14] 赵伟,窦欣然.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可供性与约束性辨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6,28(1): 148-157.
- [15] 李苏,顾友仁.数字技术赋能思政教育实效提升的三维理路[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2(3): 53-59.